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九

秣陵

焦竑

輯

都御史顧公

事長陵獻陵景陵裕陵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南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歛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勲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去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卽對上曰未必乏

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
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
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剛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
羣僚驚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
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
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
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卽
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
耻及曾犯赃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
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逐考覈御史貪淫不

律嚴曄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
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曄潛入京造詞脅人公
又劾曄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曄西市陞右都御史
奸吏犯科者据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欲
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
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
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
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
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
法並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

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減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達者，東阿人，長陵北巡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達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右

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
書兼領吏部。達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班洪武
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
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
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獻陵知其廉直召爲副都御史
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旌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
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公名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
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舊衣乾除

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苟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輓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遭喪卽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善公旣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公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不可強與

致仕及陞辭。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
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
又頓首辨疾。上賜金爲道路費。公去，上復思公，召爲
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請禮部拜表慶賀，屏
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皷嚴出行禮，禮畢竟御
肩輿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
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
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
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錦
衣紀綱中傷死。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闈乞留，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敘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真八年老弊，調禮部，又弊，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
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櫛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
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耄年事其兄教諭興愈恭謹成化間
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
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公病遺書于完勿擾鄉
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辨公身不
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長陵獻陵裕陵茂陵景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獻
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
雪冤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卽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皆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晝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歛公卿贈賄僅足棺

卷之四
永樂初有薛祥無爲州人佐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尚書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爲工部侍郎治河河南尋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改戶部調兵食諭衆能破賊者卽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一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

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
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
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
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享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
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
吉士時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
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灾求直言條上十五事
未幾謗搆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既文初卽位公

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揷十八瓜折其劙。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

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慙懼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

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之人耶。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爲祭酒。初公與陳敬宗

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日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構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遷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

中贈禮部侍郎改諭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爲河南叅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景陵起爲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義上怒曰寧唯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榮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

時臨試，勗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隲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駒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憲皇帝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卽爲屬草，不」

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飲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廟兀坐喧頽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慍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

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

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閭人望知畏詞林重輕下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卽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獻陵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公乞身代入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被

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冒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謚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

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門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

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

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义之、發爲文章、淵闊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日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口須夏叅政來、公檄至、卽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憤。

侍郎劉文介公

享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十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

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讒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臉塞取予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裕陵景帝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孫鑛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

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
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漢皆股肱大臣。不當
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
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
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脅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
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卽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
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
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
商文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
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

公王少保嗾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敎官得善近
地下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
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
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
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
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
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
事力請禁戢平雪簪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
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
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

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爲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

未幾銘敗，歷陞工部侍郎。

泰陵卽位，改禮部，再改吏部。

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

信公、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

部，出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叅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

賢，凡所猷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

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大疏乞歸。

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

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頃。」雖斯觀不擡飯，雖大賓不

宰·性·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保·謚·莊·簡·楊·文·懿·
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詔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時張岐
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職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
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
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
挾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卽接
項畝公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禹
驩收債于薛雖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

民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
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
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屢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
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
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
又以爲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
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
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
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
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

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
又、効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
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
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
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
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上故如公名、二十
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爲大理卿、
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泰
陵卽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
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

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僨之苦節爲八圖
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
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餐其奸賊鉅萬景有挾欲破
法擠紘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賊入八百兩忽降綱旨公
言景賊十未及一卽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旣復遂
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謚惠安林俊嘗疏言詔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
謚不報公孝友直諒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

有國朝名臣錄贊甫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卷十九終

鼎朝名臣實錄卷二十

秣陵 焦竑 輯

尚書楊文懿公 事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閭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艷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悖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灾耳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泰陵出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

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泰陵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可謂鴛論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

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怨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上英明安得不爲上所一見卽頓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宜亟退

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阤，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

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閔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
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
林編修。茂陵卽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
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
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
居者又九年、以修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
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母服闋、又交
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

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遷、羅倫、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光祿卿陳恭愍公

事

裕陵

茂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

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海、山、承、郎、都、縣、亦調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顧

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

急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名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終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邊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侍倅汪直被命巡

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
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
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
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
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
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
屬歛戢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
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剥公嚴條
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
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

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藏鉅萬都御史朱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上。詭稱蘊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狡覩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諸夷笑。不報。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摭公黨北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襲。令誣執公。襲不從。行等阿眷。執襲拷掠。襲曰。死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公矯制綏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
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
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
疏祿或咎其薄元禎曰公事未詳者皆于謙中發之公平生清苦儉以時服公志也張
寰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
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
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歟可銷骨也陛下明
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懼屈抑覆盆之下復
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不處
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瑞

按法持之選。多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
晏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覬以致眷橫行胸臆汚穢清
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鋟鍊成獄竟無左驗
臣本小吏以詎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
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
顛倒是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
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
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
是歿共姜爲夏姬訴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
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

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
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
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

此疏亦却退否

爲編者洪吏人

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死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

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
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
野秉来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
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
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
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公

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 東宮宮中侍堅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閒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

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出揖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竝

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竝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上初建奉祀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嘉靖初右奉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鄭端簡曰、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諧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張悅、謝鐸、章懋、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臬藩長、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

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牧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事

茂陵
康陵

泰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

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
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
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
當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
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
慶法王與聖旨等八佯不知執奏就爲大慶法王者故
竝至尊書襄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
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臧又欲
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
亂中原太監陸閭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

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
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
圻、肺、腑、間、民、驚、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
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銓、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
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
太、子、少、保、謚、文、毅、公、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
鄉、曲、

尚書陳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

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縱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旣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鏗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鏗畏歛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

知兵能過虜。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城我。勿作刑官枉人。名。居。秋。者。當。保。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父襄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从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

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或者賄祿、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正學、殯身滅族、沉鬱。

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饋廩有羨不入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

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

續行事外其附于孟宗敬詳

子巴天繼子又天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歟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濡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寔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

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諡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飢寒卒臨潼李峯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兩手不釋卷成化

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叅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
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
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
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
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
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
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須
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
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皭然不滓。雖不能發
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掊克。回遹以

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倅。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愠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魯文恪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歛跡。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

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慎不渝，屢請告歸。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殷。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文恪

副使邵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祝？」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卽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屬頒制諸郡。京兆冀公綺欲以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已率人流俗，明遺無敢及門者。乙

邵清
名

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始就道有謁贊者拒不受

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

移文趣行十月詣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

瑞廉學政編校御史今亦無之曰矣公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溝橋抽分公漏革宿

幣奸無所容近侍肅敬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

元以公督皂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

公悉覈以應役戚晚張廷齡奏人負券若干縕得旨追

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爲人索私負者邪駙馬崔公都

御史張公咸以爲囑公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

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

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覈餘鹽革買補恤龜下禁應捕
勢豪鹽商廩廩重足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
一路夫力公壹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戚宦爲
窟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永成家僮及諸
賈人合謀妄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榜於午門下家人泣
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况得失在我何
哭爲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摭公所陳
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
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克嗣巡按王公完交薦嘉靖癸未有
雲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王啟惡臨安推官江魚嗾

千戶龔勝懇魚欲坐以貪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王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買疏溝洫爲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齋賀詣京行李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參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敕甚嚴下至胥吏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觀察當調聞報卽南家居逾時見山桂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已丑冢宰西樵方公檄如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上官罪惡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

方公謂公內閣大學士才如此

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
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
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沒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
十而歿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簠簋
必飾萬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中允景公

事康陵永陵

景公暘字伯時少產揚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弘
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
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
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

爲阿者賜及何塘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子若臺閣

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諾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

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譖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爲兄弟妻媵女凌童僕輿阜里閭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

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觀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廷官人敢自擇邪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角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賦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簣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

張貢見暘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暘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暘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令人藏之以爲榮。爲文以意勝。耻事鈞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謚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翫愒自放。而暘爲詞以自勉。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膾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

營聞賜之言可以愧死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永陵

翌慶

定陵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賓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父瑛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冕擇塔得公以女妻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泮之劖而輕斬較斷岸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劖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勝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郁鄖其治如故操尋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

侵牟吏牴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
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
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卽
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
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
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
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
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
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胥吏以法以是士
大夫譽詠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盜誣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
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
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
不骯權勢始旣柄用典鉉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承椽以
下皆親爲標畀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遣使
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
操行嚴於廁舍弊受尤廩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廩衣
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蜀王慕公
使使致扇鉗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

帶以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
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
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
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誰咋抵掌之談
以故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
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

事永陵

程公文德字舜殷嘉靖己丑進士方上臨軒策士覽公
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
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

所獻 鄒祀議、之庶吉士疏、靈雪頌、靈鵠詩、各一。親奉
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嘗開無逸殿宴近臣。公得
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召爲南京兵
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
部車駕。轉郎中。屢上禦虜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
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
警奉。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并相陸妃墳。壬子轉吏部左
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胙。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
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褫職罷歸。公爲人

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爲如兩人嘗祭長陵、中道偶談孝宗皇帝事、爲涕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削名甚衆、批拷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擢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當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望而遠

爲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
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顧以得罪既歸
領餘金